

乡村记忆

# 麦收那些事儿

刘世俊

有唐诗曰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……”曾经，乡村最快乐的时光是从五六月份新麦运到打麦场上开始的，大人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孩子们也欢声笑语，因为有了新的粮食吃了。

打麦场选在通风、向阳、空旷的开阔地带，利于粮食运输、脱粒和晾晒。俺村生产队的场院位于村西南，那里西南风和西北风大，面积足有好几亩，周围无遮挡。高高的麦秸垛，平整宽大的地方，是我记忆里的打麦场，北乡人也叫它场院。

春天的打麦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大麦秸垛，还有场院边上那一大堆玉米秆。你可别小看这些秸秆柴草，那可是集体的重要物资，玉米秆儿是生产队饲养院牛马驴的主要饲料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人没有菜吃，牲口自然也没有鲜草吃，只有这半干不湿的玉米秆里还有点养分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土地是集体的，粮食是集体的，就连日子也得跟着集体的钟点走。

割麦前先要将村南头场院那旁边的麦场收拾好，以备堆放麦子及摊场、碾场、起场、扬场、晾晒麦子。刚过小满节气，生产队二队长就张罗着收拾打麦场了。晨雾还未散尽，队长一声哨响，一句短促的“压场喽”，便唤醒了沉睡的社员。在生产队中，队长在劳动上多少有些“特权”。他有时也会拿着劳动工具和社员一起干活，但多是象征性的。

全队男女劳力在场院耙起土来，重新修整压平。女劳力捡拾碎石打土块，七荤八素笑声不停。平整后组织男劳力挑水泼场，等滋润一个晚上晾到半干时，妇女们把麦秸垛上的麦秸抱来铺在上面。这时，小毛驴拉着碌碡开始在上面碾轧了。碌碡是一根石头碾子，两头有脐，套上木框，牲口拉着在场院上转圈压场。北乡人叫石砘，有光砘和棱砘两种，先用棱砘压平，再用光砘压光。石砘子并不算太沉，铺上薄薄的麦秸防止湿泥沾石砘。压场的是十分男劳力，站在场院中间，摇着鞭子，不停地喊着“驾，驾驾！”小毛驴撒着欢儿地跑起来，碌碡围着场院不停地转动，把地上的麦秸碾轧平了、碾碎了，麦瓢扎进了地里。妇女们忙用木杈把麦秸敛走，小毛驴也完成了它的任务。在经过几次洒水、晾晒后，一个新的打麦场就打造好了。

五月端午节，麦子堆成垛。最繁忙、最辛苦、劳动量最大的就数麦收了。这个时候，男女老少齐上

阵，就连五六岁的小孩也能派上大用的用场。

新的麦子被收割下来，用驴驮马拉集中运到打麦场。生产队里的男劳力们还用肩担，扁担两头尖中间粗，两个尖头可以扎进捆扎绑好的麦捆里，挑到打麦场。

学生时代的我对于假期是非常渴望的，放假后没有繁重的功课，可以放肆地玩耍，只不过麦假例外，因为那是忙假。麦假是过去那些年每逢收麦的时候，学校专门给学生放的一段为期十天的小长假，拾麦穗忙麦收，颗粒归仓。对于麦假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期盼，在最繁忙的收麦时节里，浑身上下感觉只有一个字——累。

学校按例给我们放了麦假，耷拉着脑袋慢腾腾走回家，父亲正蹲在门口的门墩石上磨镰刀，母亲正坐在院子里缝补被老鼠咬烂的蛇皮袋子，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具。父亲磨完镰刀微笑着问我：“放假了？”我小声“嗯”了一下，幼小的我一万个不愿意去田里捡麦穗，可作为公社小社员还是要参与颗粒归仓。

割麦如同虎口夺食，打场更累更苦，沉甸甸的麦穗随着炙热的风摊晒场院，头顶的烈日将大地烘烤得如同火焰山那般火热。还没开始干活，仅仅站在场院一小会儿的工夫，脸颊的汗水就如同小溪般汩汩流淌，舔舔浸入嘴角的汗水，一股咸涩的味道顿时跟随舌尖传递到五脏六腑。

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，麦场院里高高垒起的麦堆犹如一座座小山，矗立在麦场的各个角落里。

割完麦子，新麦上场院。上场院是为了让所有的麦子全部晒透，这样碾场的时候会碾得更彻底。摊场是技术活，小孩帮不上任何忙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人前前后后忙个不停。

接下来是打麦。打小麦的场院要占得更大些。地里捆回来的麦秸，得先在场边用铡刀“咔嚓”斩断，分成麦秆和麦穗两截。社员们把铡切好的麦穗铺成一尺多厚，围成圆形晾晒，麦根分到各家烧火。孩子们一起脱了鞋，光脚踩在麦秆根上，一股炙热迅速传递到心头，尽管天气炎热，我们的心里却是满满的欢喜。

晒场就是将碾平的麦子用木杈和铁杈挑起来，将碾下来的麦粒与麦秸秆彻底分离开来。父亲拉来麦场里的大木杈，将翻起的麦秸秆全部推送到麦场的外围。这时候，我们倒是可以帮忙。那木杈很大，足足有两米多高，各人手持着木杈。父亲将木杈在合适的位置放好，我们一起使劲向前推，麦秸秆便被推走了。“一二、一二”的响

亮口号不时传来，响彻麦场上空。大人吆喝，小孩呐喊，起完了场，再拿来推耙将碾好的麦麸连同其他杂物全部推到麦场的中央，远远望去，宛若一座刚刚拔地而起的小山包。

## 四

在打麦场院，热风裹着人们幸福的欢声笑语，一波接一波，一浪高过一浪。前来凑热闹的还有成群麻雀，叽叽喳喳、起起落落。

当打下的麦草被清理掉，剩下的就是混合着的麦子与麦衣了，这些混合物，人们用木杈、木耙等工具聚合成一大堆，等有风了，就可以扬场了。多数时候，眼看着太阳西下，凉风袭来，扬场就开始了。当金色的麦粒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顺风飘走麦衣，黄灿灿的麦粒撒满场院。

新麦子脱粒后，孩子们负责看场、晒场。大人会根据经验预测阴晴，估摸适不适合晒麦子。大晴天，他们用推耙将麦粒均匀地铺展在打麦场上摊开来暴晒，然后就忙其他活儿去了。妇女梳麦秸，用线梳梳成一把一把捆住，等到农闲打管用盖庄稼。看场比较轻松，可以坐在场院的树底下，观察有没有鸡、鸭、鹅来偷吃麦子。当发现有鸡、鸭、鹅靠近时，或大声吆喝，或张开双臂直接奔过去把它们吓跑。孩子们不仅看场，隔一段时间还要将麦子翻一遍，光着双脚推耙麦粒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，听起来很悦耳。

孩子们难得一时清闲，太阳高，天正热，看场晒麦正当时。我和大姑用麦捆搭成荫凉，用新麦秸编一些小物件。

新麦秆儿柔韧性好，用来编戒指最合适。取一根新麦秆儿，掐头去尾，只留中间那一段，掐掐编编，一枚簇新的戒指就做成了。麦秆儿戒指在阳光照耀下，闪烁着白金般的光泽。以前在麦收时节，小姑娘每人手上都会戴一到两枚麦秆儿戒指。戴在手指上的麦秆儿戒指放在鼻子下一闻，呀，还有一股子香气呢，那是新麦秆儿沁入肺腑的清香。

新麦秆儿还可以做耳坠儿，制团扇，编草帽辫子。大姑用新麦秆儿编草帽辫子最在行，七股麦秆儿在她手上绕来绕去，一根长长的草帽辫子就拖了下来。当草帽辫子编够一大盘时，大姑便开始缝制草帽。大姑用新麦秆儿做成的草帽形状好，帽檐宽，紧凑，结实，我风里雨里戴一个夏季，帽檐儿都不会下垂。

如今，儿时收麦时的繁忙场景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，曾经的麦场也早已成为回忆。可是，麦田、麦场里发生的一切，还是那么的熟悉，如同昨日刚刚发生一样。

方言撷趣

## 乡间“修辞”

刘志坚

生在乡间，耳朵里灌满了方言土语。听久了，越咂摸越有滋味。乡下人大都读书不多，没学过规范的中文表达方式，也不会遣词造句，更不懂得所谓的“修辞”，却用最朴素的话语，把乡村生活表达得活灵活现，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。

在村人的口语里，用得最多的“修辞”当是比喻。用来比喻的对象，多是身边的动物或者物件儿，信口道来，趣味盎然。张三走路生龙活虎——你看他像个小叫驴儿，扛着头撇着尾儿的……把张三的精神劲儿描述得活灵活现。李四喜欢搬弄是非——他就像蹿裤裆的跳蚤，贵贱不是个物儿。既直白又带着几分戏谑，把李四的讨嫌说得入木三分。张家的媳妇生得黑，却喜欢描眉画眼儿——你看她抹得，驴粪蛋蛋下上霜了。粗豪的比喻里，藏着村人直白的调侃。

李家的小子不听劝，好心当作驴肝肺——真是抱着驴蹄亲嘴儿，不知道香臭。二嘎子长了一副好身板，却游手好闲——好犍子（公牛）不拉犁；小皮匠九岁死了爹，一溜儿歪斜地推起了独轮车——小家雀儿顶起了蒜白子。庄户人家人情往来，互相帮衬——老驴啃痒痒儿，傍搭着。过了两天好日子就张扬得要命——两粒黄豆支着牙，不知道姓什么了……这些，都是村人信手拈来的明喻暗喻，透着他们对生活最真实的观察。

如果说比喻是村人“修辞”的常态，那夸张便是他们最具想象力的神来之笔。村人虽不懂得刻意夸张，却能凭着生活体验，把人物的特点放大，精准到好笑。六子长了双活泛的金鱼眼——你看他的眼珠子，骨碌骨碌的，掉下来能砸了脚面子。长生木讷寡言，不善言辞——嘴巴子拙得像棉裤腰，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。二来子喜欢强调客观理由，给自己找台阶下——脑瓜子疼埋怨肚脐眼撒气儿。自己不怎么样，却喜欢笑话别人——鸦巴子（乌鸦）嫌猪黑，癞蛤蟆跳脚背上，不咬人膈应人。秀宝嫂子嘴巴甜，八面玲珑——红糖嘴儿，熬糖稀儿，老驴打滚儿不沾泥儿。张翠莲喜欢夸耀她有俩槽钱的远亲——她用了三亩地的秫秸（高粱秆），拐了九十九个弯儿，好歹沾了边……一应物事信手拈来，夸张却不离谱。

除了比喻和夸张，村人用得最贴切的“修辞”是借代。东庄天不怕（多指乡间厉害女人）的闺女，介绍给了西村老好人的儿子，两家开始互相打听根底儿。两个孩子情投意合，双方的家长却互相嫌弃，媒人只好来回说合。对西村的说：“抓猪不抓圈，她妈再厉害，又不跟她妈过。”用“圈”代指家庭环境，直白点出婚姻的核心是两个人过日子。转身又跟东庄的说：“耕地看陀陀，相女婿看爹爹。他爹老实，儿也不会扎煞（张狂），老实点好，又不是少烧了柴火早掀了锅，不缺心眼儿就中。”用“陀陀”（指犁陀，耕地引领方向的关键部件）代指家风和品行，把“看父知子”的道理说得通俗易懂。

乡间“修辞”，没有书本上的章法，却有生活里的温度；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有最鲜活的生命力。这些来自生活的语言，是对世界最朴素的打量和反馈，是对人情世故最直观的表达，戏谑中见性情，粗拙里藏本色。在乡间“修辞”面前，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显得黯然失色。